



家在何方

雨霏霏 著



内 容 说 明

这是一部描写弃儿生活的长篇小说。

严霜磨7岁便成了弃儿，但在社会的关怀和信念的鼓舞下，她顽强地生存了下来。然而，史无前例的动乱，又给她的青春时期罩上了阴影。她屡遭磨难，踌躇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不知家在何方。

小说揭示了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休戚相关的深刻哲理，并昭示人们必须严肃对待婚姻、家庭和子女，避免悲剧的发生。

家 在 何 方

JIA ZAI HEFANG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（北京朝内大街166号）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字数 226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9\frac{8}{4}$ 插页 2

1990年9月北京第1版 1990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 0,001—4,300

ISBN 7-02-001003-2/I·955

定价 4.40 元

—

这是一个寒冬的下午，细雨连绵。我茕茕孑立，漫无目的地在这蜿蜒曲折的山间公路上徘徊。我企望每一桩痛苦，每一件不幸，都随着自己的脚步悄然消逝，消逝在这灰暗而漫长的山间公路上。

为什么有些人的生活道路铺满了绚丽的鲜花，而我却从坠地的那天开始，就踏上了荆棘丛生的路途？

这几个小时我是怎样度过的？不敢回想。这样的侮辱岂能容忍？！我是人，一个有自尊、有思想、还有着完好思维的人，怎能无端地容人鞭挞、侮辱和嘲笑？不！不！

这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乡里人，这些人云亦云、什么也不懂的蠢汉，这些以耻笑他人为乐的小人，我怎能再和他们共事？一定不能！一想到将要在这儿继续呆下去，我的全身就不由得颤栗起来，就象我想到那个弃我而去的父亲一样。我的父亲凶狠残暴、丧尽天良。他是家庭过分溺爱和娇纵，旧社会的毒菌污染和扭曲了的畸形儿。可是，新社会怎么也会产生象我父亲那样的败类呢？他们随意整人斗人，造谣诬蔑，为了个人私利，无所不用其极。我决不能再和这些人共事，必须尽速离开这里。

可是，我这个没有家，没有父母的孤儿，不，准确地说由于父母离异，谁也不愿抚养的弃儿，往何处去？哪儿是我的栖身之所？不愿意寄人篱下地赖在别人家里，不愿意看人家的脸色生活，不愿意向别人乞求、诉苦。这一切，加上我的病态的自尊，捆

住了我的双腿。要是我有个温暖的家，要是我有知我冷暖的父母，我早就逃离那个鬼地方，也不必孤独地徘徊在这崎岖的山间公路上了。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热切地需要有个家，也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热切地渴望得到父母的安慰和保护。

飘拂的细雨密匝匝地向我扑来，身上的衣服全湿了，雨水顺着头发不断往下滴，滴在我的额头、脸颊、脖颈、襟胸……一种彻骨的寒意使我打颤。我浑身的血液仿佛凝固了，只有后脑勺火烧火燎的灼痛在告诉我，我还活着。天啊！难道这是真的……

咚咚咚，咚咚咚……

一阵激烈的敲门声把我从梦中惊醒。昨天开始，我就预感到将有什么灾难会突然降临到我的头上。现在，听到这样激烈的敲门声，我感到十分惊慌。

“谁？”我大声问道，给自己壮胆。

咚咚咚，咚咚咚……

代替回答的是，越来越响的敲门声。

我慌乱地穿好衣服，趿着鞋就去开门。门一开，那用来敲门的铁一般的拳头差点捶到我的身上。我本能地往后一闪，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，浑身不安地战栗着。

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位年纪约在四十开外、高大健壮的农村妇女。她满脸通红，一直红到了耳根，内心燃烧的怒火使她那比一般人稍大一些的鼻翼激动得张得更大了。她那黑黑的、宽大的脸上蒸腾着恼怒，从眼睛里射出的两道光柱象X光那样，想把我的心穿透。莫不是为那件事？一向非常敏感的我，这时更为敏感了。想到此，我浑身哆嗦，不知所措。该怎样对她解释？我委屈得泪水往心里流。我紧紧地咬住嘴唇，努力使自己镇定，不安地瞅了她一眼。

奇怪，她那鼓起的双腮象泄了气的皮球瘪了下去，恨不得咬人一口的牙齿被那厚厚的嘴唇覆盖住了，握紧的双拳松开了，怒瞪着的眼睛由愤懑转为惊讶。她的眼光在我浑身上下来回移动，一会儿点点头，一会儿又摇摇头，仿佛想从我的身上得出什么结论，神态之不定，倒使我怔住了。难道说不是她？我没猜对？那么，她究竟是谁？为什么如此猛烈地敲打我的门？

“你找我？”刚要问出的话语被眼前的情景堵住了：对面虚掩的房门里探出半个脸；楼梯口和其他房门口站满了围观的人群。从他们窃窃私语交头接耳的模样、对我投来的睥睨目光以及充溢在他们脸上的幸灾乐祸的神情，不难看出，他们在等着，不，他们在期待着发生什么，以此刺激他们的感官，满足他们的好奇心。一阵极其憎厌的感觉弥漫了我的全身，我的嘴唇颤抖了一下，真想痛痛快快地朝这些幸灾乐祸的人大骂一场，但还是忍住了。不能胆怯，更不能吵闹。“树正不怕影儿斜”，我相信真理。于是，我竭力把眼睛睁大些，不让噙着的泪水流下来。我满含委屈，却镇定自若地问：“找我？”我感到声带在抖动。

她正在打量我，听到我的询问，用手掠了掠披到脸上的头发，扯了扯衣服的前襟，迟疑地反问道：“你就是严……严……严那个……”

“严霜磨。”没等她再“严”下去，我就接住了话碴，耳根越来越烫了，但不是心虚。

她的眼睛睁得更大了，眉峰简直耸到了头顶，不相信似地摇了摇头。

“就是她！就是她！！就是她！！！……”围观者中蹦出几个年轻人，冲上前来，手指几乎戳到了我的脸上。

是向邪恶的事和人作斗争？他们似乎缺乏这种素质。

是给这疯狂的岁月点缀一些新鲜的色彩？他们还缺乏这种

鲜明意识。

更多的是愚昧无知。

她就是龚怀张的妻子。

她正在烦乱地审视我，扰得我不知所措。

“她，”一个小青年用嘴噉着我，用手指着他抬起的左脚上的破球鞋比划着说，“是这个！”引起了一阵恶意的哄笑。

我的额头沁出了汗珠，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，比哑巴吃黄连还苦涩。不能怪他们，他们没有一个了解事情的真相，而我又无法对他们言明。

“小关，你嚷嚷什么？吵得别人不得安宁！”政工干事舒若实冷声责问那个小青年。

人们的眼光不约而同地投向了舒若实。他似乎没看见，“砰”地一声关上了房门。

因瞎起哄引起他人哄笑的小关，摇晃着的脑袋往后一捩：

“啊，舒政工，你到底是嫌我们吵了你，还是心疼这个破鞋？嘿，有本事就别关门，面对面地和你关老伯较量较量。你凭什么不准老子教训这个臭丫头？老子偏要教训。有本事你就出来看看……”他又一次得意地翘起了一只脚。由于忘乎所以，反使自己打了个趔趄，差点摔倒在地上，又是一阵哄笑。小关自己也张大嘴，哈哈地笑个不停。也许是这种气氛感染了龚怀张的妻子，她的脸色象那风后的湖面，虽有涟漪，但平静了许多。

“你今年多大了？”她问我。

我不知该不该回答。

“不到十八？”

我摇了摇头——表示不到十八岁，又点了点头——表示她说得对。

“到底到，还是不到？”又是小关发火了，“又摇头又点头的，

你哑巴了?! 嘿, 还真看不出, 这么小小一点年纪, 好样不学, 却当婊子。呸!”一口浓痰朝我飞来。

呸呸呸呸……我周围成了痰的世界。人们向最反感的人表示极端厌恶的这种方式, 今天我不得不忍辱承受它。

“小关!” 使我费解的是龚怀张的妻子并没有朝我扑来, 或打、或骂、或吐痰, 只是厌恶地皱皱眉头, 并用埋怨的语气, 不满的眼神制止小关。

“怎么啦? 龚嫂, 她不是婊子?” 小关歪着脑袋, 凑近龚嫂说, “和我妈一样, 虽然长了个漂亮的脸蛋, 良心却是黑的。”他说完, 摸摸自己的脸, 做了个滑稽相, 又引起了一阵怪笑。

不可思议, 他竟骂起自己的妈妈来了。

“是跟你妈学的吗?” 小关又扭过头来问我。

“不许你侮辱人!” 我再也忍不住了。我恨我的母亲, 但从来没有把她当作坏女人。她本来也不是坏女人。

“噉, 神气什么!” 小关嘴角一撇, “你妈好, 为什么不要你? 不是看你和老子一样, 关伯伯我今天绝不饶你!”

我和他怎么一样?!

“龚嫂, 你和她可不一样, 干吗愣着? 老牛告诉你的就是她……”围观者的好奇心没有得到满足, 不肯罢休, “你缺帽子是不是?” 一个人在龚嫂的头上摸了一下, 挑拨地说, “哪有女同志戴帽子的? 你的手只会养猪、种地、洗衣服是不是?” 就差没拉龚嫂的手来揍我。

龚嫂瞪了那人一眼, 目光又落到我的身上。她那微微摇着的脑袋不知是否否定那人的话, 还是惋惜眼前的我为何小小年纪要做那种见不得人的事情。

“不是? 你看她, 为什么脸那么红?”

“人家愿意嘛, 关你什么事?! 挑米的不累, 倒把挑糠的累坏

了。”围观者中有人慢声慢气不无睥睨地冲着刚才那个人说。

“多管闲事，谁领你的情？”又一个人说。

天，顿时暗了下来，乌云又飞到了龚嫂的脸上。她的胸脯急躁地起伏，眼睛闪出激愤的火焰。但不象手电的光柱那样集中，不是喷射在我一个人的身上，没有第一眼那样使我感到咄咄逼人。不过，我还是躲开为妙。

“一个农姐姐，敢对当干部的丈夫怎么样……”看起来是两个人的低声嘀咕，实际上是说给龚嫂听的。我正担心这种挑拨将产生的可怕后果时，“啪！”龚嫂重重的一巴掌落在了我的后脑勺上，要不是我迅即躲进房间，又一巴掌就要落在我的脸上了，说不定会鼻青脸肿的，那才见不得人呢。

我忍住痛，泪水往肚里咽。我想据理争辩，可是我的咽喉给被人捉弄的愤怒和被人误解的羞耻堵得死死的。我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只感到一个个陌生的身影，一张张睥睨、讥讽，夹杂怜悯和鄙夷的脸孔在我眼前晃动。我无地自容地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。我感到天旋地转。冥冥之中，我狂躁地揪扯着胸口，纽扣扯掉了，衣襟撕破了。被侮辱的怒火，受委屈的苦水，在胸中翻腾。我陷入了极度的狂乱，无声的哀吼，顺手拿起毛巾就撕，撕成了一条条，一片片。这不是我的心么？

——一颗被现实无情撕碎的心。

.....

叭叭叭……嘟嘟……叭叭叭，急促的汽车喇叭声惊醒了沉浸在痛苦中的我。我慌乱地往路旁一闪，却碰在猝然停住的车头上，身体往前微微地仰了仰，幸运地站住了。

“怎么搞的，不想活啦？！按喇叭，你不让；让开你，你又往上撞。不想活可以去上吊、跳河，可别坑害人！”汽车停了下来，司

机将头伸出车门，大声对我嚷着。

好熟悉的声音。是谁？我好奇地抬起了头。

濛濛细雨更加模糊了我本来就因噙着泪水而模糊了的视线，只隐约看见他的脸。

是他？丽萍的大哥希平。不，这不可能！我眨巴着眼睛，努力睁大。可是，仍然看不清楚。

不是希平大哥。他是大学生，学汽车制造的，怎么会当司机呢？再说，希平大哥的脾气很好，哪象眼前这个人这样易怒？

“是你？小磨。”司机从驾驶室跳了出来，站到了我的面前。他的眼里闪出惊奇而又兴奋的光，那不断搓揉着的双手，似乎含有不安和歉意。

我喜出望外，犹如绝路逢生。希平大哥。没错，是他，我惊喜地迎了过去，但仍不相信这是真的。

“小磨，真的是你呀。怎么，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？你好吗？”多么亲切的声音，这才是他呢。

象雨露浇洒旱天干裂的农田，象太阳融溶河上的坚冰，失去家庭关心、保护而备受屈辱的我，深感这句话的宝贵。啊，还有人关心我，我激动得战栗，泪水盈满了眼眶。

他那简短的问候，给了我温暖，也给了我勇气，想摆脱劣境的愿望更为强烈。望着疑惑地打量着我的希平大哥，我勇敢地启动了双唇：“带我回去，好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啰。”他不假思索地答道，立即打开车门，让我上车。

“我要回林场拿东西，你在那边掉个头。”

他什么也没说，汽车掉好头，就随我来到了林场的办公楼前。

我跳下车，由于用力过猛，差一点摔倒。

“你稍等一会，我很快就来。”

希平大哥抿嘴笑笑，默许了。

我走进宿舍，把乱七八糟的东西塞进只有几本书和几件换洗衣服的小木箱里，用垫床的席子卷起仅有的一床被子，解下挂毛巾的绳子，把被子一捆，脸盆也包在了里面。最后，扫了一眼这空荡的房间。说也奇怪，我刚到林场报到，在这房里也只不过呆了二十多个小时，却好象住了很长很长日子似的，产生了留恋之情。想到希平大哥正在外面等我，我一手提着被子，一手拎着箱子，匆匆地走了出来。好在人们都去公社开批斗会了，只有看门的老张头在门房咂吧着旱烟，疑惑地看了我一眼。我顺利地逃了出来。

希平大哥接过我手中的东西，把它们放进了车厢，用油布盖上。汽车劈开灰濛濛的细雨，朝雾霭重重的前方驰去。

我无力而又稍带兴奋地把头倚在车窗上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仿佛轻松了许多。前面是两山相夹的盘山公路，汽车不断地发出鸣笛，车速放得很慢很慢。这样的速度，他们骑自行车或跑步也能追上来，怎么办？想到这里，顿时一股紧张感控制着我，眼前一会儿虚幻出他们追上来，拖我下车的情景；一会儿又虚幻出我和他们搏斗的场面……我暗自着急，又不好催促——听说前几天这一带因为车速太快而出过车祸。我恨死了这曲里拐弯的山间公路。

不多久，雨停了，远处的天空呈现了淡淡的蓝色。在那绿色的山峰上，涌起堆堆云朵。一会儿悠闲地飘荡，一会儿又迅疾地飞驰，似轻快，似紧张，这不是我此刻心情的写照么？山上的树木、小草迎风摇曳，仿佛在和谁搏斗。你看它们：被风压弯了的头又昂然地抬了起来，压下去，昂起来，压下去，昂起来……

前面是开阔的田野，一些耷拉着脑袋的作田人，在田塍两旁

一边有气无力地唱着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……”的歌，一边割着田塍上的野草。那声调使我烦乱，我心想是不是有人会“下定决心”地来追赶我？

汽车加快了速度，准是希平大哥看出了我的焦躁。我朝后望去，不见有人追；再朝前望望，反光镜里也不见人的影子，我这才放心地长长地嘘了一口气。

濛濛细雨又飘洒开了，雨水随着刮水器的左右摆动而涓涓流下。被雨水淋湿的黄土路面，闪烁着冰冷浑浊的淡光。从泥泞的地面上，传来引擎低沉的鸣叫声，恰似我内心的哀吼。路旁一条无人放养的水牛，不知是被汽车的喇叭声惊的，还是根本没有听到汽车急促的喇叭声，猛烈横穿公路。嘎！希平大哥一个急刹车，我的身体被弹起来往前一栽，额头碰了个大包。这反倒使我从迷迷糊糊的状态中震醒过来，思虑起迫在眉睫的归宿问题。

大约不需三个小时，汽车就能开到市区。我该怎么办？上哪儿去？

“唉！”我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。

“你怎么啦，小磨？”一直专注地开着车的希平大哥关切地问。

我望着灰蒙蒙的前方，象是不解地问自己，又象是探询地问他：“后悔让我上车了？”心情烦乱不安，我随时都想找个攻击的对象。

引擎低沉地轰响，喇叭高声地鸣叫，又逢转弯的地方，喇叭叫得更响。希平大哥肯定没听清我的问话。他高度集中地凝视着前方。我反而觉得无比遗憾，不甘心地重复道：

“希平大哥，你刚才什么也没问，就带我回市里，后悔不？”

“嗨，”他狡黠地笑了，“车上有空座，不用说你是熟人，就是

陌生人招手搭车，我也会这样做的。哦，难道还要首先审问他的祖宗三代，然后盘问他的政治表现，再……”
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我打断他的话，“我是说，你是不是后悔没弄清我因何离开林场？倘若我已变成一个坏人呢，不怕连累？”

“我这个还好用。”他把左手扬起，拍拍自己的脑门，“我妈常说，你是个坚强的有主见的人。至于你因何离开林场，我当然不清楚啰。”又到了拐弯处，他双手把稳方向盘，不停地来回转动，片刻后，他皱起眉，似思索，又似不满，然后转过头，“如果不勉强，我倒想知道，你因何到这里来，又因何悄然离去？”

这是多大的荣幸，又给了我多大的力量啊！在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人相信我是个坚强的有主见的人。好心的希平哥啊，你可知道，你所讲的这些话对我产生了多大的作用啊。遗憾的是在这世俗偏见充塞着人们心灵的年代，我不能在你的面前哭诉。倘若你是我的亲哥哥那该多好！我就会把心中的一切向你倾吐。我多么巴望能得到你的帮助啊！

“你是调来的，又调回去？”希平大哥眼望着前方问道。从他问话的语气中，我能听出，他很想了解我的情况。

可我，该怎么说呢？

调回去？不，这象林道静逃离小杨庄似的逃回去，只不过时代、内容不一样罢了。一个是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1931年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代；一个是在“史无前例”的1967年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动乱时代。如果说林道静是让她的继母、余敬唐等人逼得走投无路的话，不如说是黑暗的社会现实逼得她无处栖身。如果说我是被陈梦玺、牛宪能、龚嫂，还有那些起哄的人驱赶得不知该栖身于何处的话，还不如说是动荡的社会使我无容身之处。可不，1966年以前，不能自食其力的我被家庭遗弃，

为什么能得到爱护、关心，生活得那么愉快？

天啊，这一切，一下怎能说得清楚？更何况，他是个男同志。

幸好有位老太太挡在路口招手，要求搭车，才解了我的窘态。

汽车停住了，我打开车门，跳下车，帮着那位老太太把一个六七岁左右的小姑娘抱上车，待老太太坐稳后，我才跨上车座。叭叭……汽车又奔跑起来了。

我暗自庆幸，要不，我怎么向希平大哥诉说这一切？不讲，又实在说不过去。我闭目养神似地把头靠在车座上，往事一古脑儿地翻涌上来，泛起层层波澜。那情形，恰似大海无情的波涛翻打吞噬片片孤舟。我能抓到一块浮生的木板吗？

汽车颠颠簸簸地行进着。这坎坷不平的山间公路不正酷似人生的旅途么？何时才能走向平坦的大道？

深藏在心中的苦恼和往事，追随这颠簸的旅途，希平大哥的提问，一幕幕地浮现在我的脑际……

二

你是调来的？

调来？不！是对我的惩罚……

事情也许该从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三十六天开始说起……

吃午饭，是我接近和熟悉同志的最好时刻。可是，这几天我感到不大对劲。我察觉到别人对自己的态度在起着微妙的变化。往日那种“小鬼，坐这儿！”“坐这边来，小鬼。”边说边拍着身旁板凳的招呼声几乎听不到了；“吃什么菜呀……忙不忙……吃好一些嘛……”年长者嚼着饭边笑边说的关切声也消失了；迎面

相逢，大伙儿也尽量避开我。那一道道惊奇、怀疑，甚至蔑视的目光，使我浑身不自在。就连原来对我特别热情和关心的老大姐，近几天对我也异常冷淡、陌生，仿佛不认识我一样。

.....

怎么回事？我什么地方惹他们生气了？百思不得其解。

我决心更加努力地工作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，取得人们的信任 and 好感。辛勤不懈地埋头工作，的确在某种程度上给我带来了一些安慰，人们的眼神由惊奇、怀疑、蔑视改换成审视和疑虑，但并不是我所向往的赞许和信任。

什么地方做得还不够？

咔嚓、咔嚓……打字机发出一声声有节奏的声响，心情被环境扰得不安的我，竭力驱开涌向自己的一个个疑团，把全部的精力用于工作，企望心中的不快与脑海中的疑团随着字锤的磕碰，碾碎在这密密麻麻的铅字上；往日的不幸，今日的疑虑将追随机器发出的声响消失，给我以愉快和安宁。

赶打的材料很多，加之刚学不久，可以说每天有十六个小时我是坐在这儿工作的。这对刚走出校门就参加工作的我来说，不仅新鲜而且乐意，越累越感到愉快。

我自己的工作订了计划和要求：当天的工作必须当天完成。就象在学校里当天消化当天的课程那样，不拖延，并在办公桌旁贴了一张“明日歌”，以此鞭策自己。

这天，该打印的材料仍是那样多，我恨不得一口气把这些材料打完，因而又来加班。打着打着，不知什么时候，章松迪师傅站到了我的眼前。

“小严，歇会儿。”她关切地说。

“嗯！”我嘴里应着，手仍在不停地打字。

“小严，你没有父母、家庭，师傅我就是你的亲人，你可要听

我的话呀！”

“嗯！”我仍然没停下手中的活儿。一个失去家庭保护的人，多么高兴自己有了保护人啊，我感激地望了她一眼。

“我这几天真替你难过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你还蒙在鼓里呢。当然，这种事别人是不会告诉你的。”

我茫然地望着她。

“听人说……你和龚怀张的关系超过一般同志关系，人们议论可多啦。”过了一会，她极为神秘地说。

超越一般同志关系？这有什么，友谊较深的人就是比一般同志的关系要好一些。何况，我们的工作关系本来就密切。他是文书，我是打字员，怎么会不比其他同志接触得更多呢？

可是，她指的“超过”是什么意思？为何那般神秘？当我再一次审视她时，已从她的脸部表情上把含义看得清清楚楚了。“轰！”我的脑袋似炸裂了一般晕眩起来。桌椅、文件柜、门、窗……突然伴随脑袋发出一阵轰鸣，向我压了下来。灯不亮了，昏昏沉沉的。我感到自己已置身于冰冷的世界，难以自持。我噤了半天，才说出：“不……不可能，你……你……你胡说，要么，就是听错了。”

“小严，你说我对你好吗？我怎么会胡说呢？是我亲耳听到人们议论的。你是我的徒弟，我才来提醒你。若是别人，我才不管这种闲事哩。”

“谁？”我逼视着她。这时，我已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，不知道该对谁发火，不该对谁发火。

“这你就不应该问了。对于人们的议论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嘛。”

一阵猛烈的痉挛使我的全身沁出了冷汗，心跳的频率加快

了，从喉咙里颤抖地涌出：“什么？说得那么轻巧。名誉是人的第二生命，岂可容人轻易侮辱和践踏！走，你给我作证，找领导评理去。”当时，我气糊涂了，忘记了单位的领导全靠边站了，掌权的是陈梦玺一伙。

“小严，人家是好心。小声点，别嚷嚷！干吗自己给自己造舆论呢！”

“找领导不对吗？请他们替我追查谣言，澄清事实。”

“领导知道，就是陈司令让我来找你谈的。他很关心你，不想把此事宣扬出去，提醒你注意就是。”

犹如晴天霹雳把我炸碎，又似一条无情的毒鞭向我脸上猛烈地抽来，拿在手中文稿滑落在地。惊骇、忿懑渗进血液，流遍了我的全身。我直视着脸色也不好看的章松迪，疑惑地问：“就是那个当司令的陈梦玺？”

“是的。你千万不要对别人说。他这样做是为了照顾你。别人知道了会说他是无原则的迁就，对你没有一丁点好处。”

“不！是他造谣，是他中伤！”我象一头被激怒的猛虎，大声吼道，“我要找他，我要找他问清楚，我要……要找他算……算帐！”

“小严，小严，小声点。”章松迪简直想用手捂住我的嘴，“小严，要识好歹，不能这样，不能。”

“为什么？容他造谣，不准我分辩？”

“你刚走上社会，缺乏社会经验。他是我们的头头。我们胳膊哪能拧过大腿？再说，又不是他说的。他不过是听人们议论而已。他让我来提醒你，也是为你好啊。你要识好歹，要知道领导的良苦用心。自己今后行为检点些就行了。”

“没有什么好检点的。难道世上就没有是非了？头头，头头又怎样？头头就可以造谣？！”

“你怎么这么不懂事？看看现实嘛，那些大大小小的领导那个没能耐？……知道不知道，他们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头目，长征干部还得怕他们三分，任他们批斗，何况是你……”

“我怎么啦？我不是人？不论职位高低，人格可是一样的，没有贵贱之分！造反派头头，有什么了不起？靠头衔给他们的一切行为镀金？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成了金光灿灿的真理？哦，他们可以随心所欲，想整谁就整谁，想造谣就造谣？……”

“你……”

我越说越激动，越说声音越大。章松迪多次阻止，我就象没有听见一样。

是啊，章松迪是不可能理解我因何如此激动的。

——那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十六天。齐局长第二天要去北京开会，让我赶打一份材料。我由于刚学打字不久，不熟练。短短一份材料我从晚上8点一直打到12点还没有打完一半。上下眼皮直打架，我困极了。但又不敢睡，因为材料没有打完。我努力睁开双眼，无奈，它们顽强地又合上了。我就想用冷水洗脸，赶走睡意，清醒头脑。自来水龙头在机关的开水房。于是，我下楼穿过机关走廊，走廊尽头就是开水房。我拿着手帕，迷迷糊糊地向开水房走去。到了门口，朦胧间我听到窸窸窣窣的响声。由于睡意正浓，脑袋嗡嗡作响，我不假思索地就拉亮了电灯，直奔水龙头。

天哪……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什么样的情形？我吓得愣住了，害怕地闭上了眼睛，泥塑般地呆立在那儿。我的大脑失去了支配能力，我的腿软得迈不开步……

“严霜磨同志……”

和这样的人是同志？

“……从你来的第一天，我就看出你是一个不错的小